

带翅膀的摄影机

侯波 徐肖冰口述回忆录

侯波 徐肖冰口述

刘明银 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口述传记丛书

口述传记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 徐肖冰口述回忆录/刘明银整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
(口述传记丛书/卢济恩主编)
ISBN 7-301-03952 2

I. 带 II. 刘… III. ①侯波-回忆录 ②徐肖冰-回忆录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799 号

书 名: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 徐肖冰口述回忆录

著作责任者:侯波 徐肖冰口述 刘明银整理

责任编辑:刘乐坚 卢济恩

标准书号:ISBN 7-301-03952-2/K·259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兴盛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者: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4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目 录

笔录者前赘.....	(1)
第一章 侯波：爷爷的桑葚和奶奶的银元	(1)
落户夏县.....	(1)
跟姑姑念书.....	(3)
厄运接踵而至.....	(6)
命运把我逼上中条山.....	(8)
第二章 徐肖冰：青砖上的点画	(11)
桐乡的大宅第	(11)
青砖上的“点”画	(13)
经历死亡与贫困	(16)
跟随舅舅走上海	(19)
第三章 侯波：14岁，举起右手	(22)
中条山抗战	(22)
沿路乞讨	(25)
14岁，面对党旗举起右手	(28)

第四章 徐肖冰：上海不是我的天下	(32)
走上海	(32)
福祸难测武汉行	(37)
上海——北平——太原	(41)
拍摄无门	(42)
第五章 侯波：风雪延安路	(47)
风雪延安路	(47)
定名侯波	(50)
吊儿沟吃狼肉	(52)
与西北局“争地盘”	(54)
第六章 徐肖冰：我不会打仗，但我有照相机	(58)
八路军，我的梦	(58)
好个“今日武将军”	(62)
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	(65)
“谁让你拍照片的？”	(67)
武汉又见周恩来	(70)
难忘抗大	(72)
第七章 侯波：我的大学	(75)
女大的“小弟弟”	(75)
“革命饼干”	(78)
延安大学的舞会	(80)
护士和扫盲员	(83)

第八章 徐肖冰：硝烟烽火中穿行	(87)
毛主席请客	(87)
冀中夜行军	(90)
邓小平火了，刘伯承打圆场	(95)
夜袭列车	(98)
南关，我们吃了炸药	(101)
陈赓炮轰榆社	(103)
为将军们拍照	(107)
第九章 侯波 徐肖冰：在爱情的天平上	(114)
延河两岸是家园	(114)
枣园浪漫曲	(116)
窑洞婚礼	(119)
永远的歉疚	(121)
第十章 徐肖冰：荒林大漠艳阳天	(127)
三进南泥湾	(127)
延安的电影	(133)
延河的冰	(134)
送毛主席赴重庆	(138)
第十一章 侯波徐肖冰：情系东北	(143)
路迢迢	(143)
剿杀谢文东	(146)
长春历险	(149)
别情依依	(152)

第十二章 徐肖冰：北京和莫斯科	(154)
和平谈判	(154)
迎接毛主席和宋庆龄	(157)
《解放了的 中国》	(160)
到莫斯科去	(163)
第十三章 侯波：到伟人身边	(166)
历史的记忆	(166)
“半边天”	(168)
周总理的儿女情	(171)
主摄中南海	(174)
开国大典	(178)
第十四章 徐肖冰：杜鲁门的野心，毛泽东的选择	(182)
当务之急	(182)
入朝前后	(184)
战场内外	(186)
乔木出主意，艾青挑重担	(188)
举起手来，美国佬！	(194)
第十五章 侯波：巡天遥看一千河	(197)
黄河之水天上来	(197)
天南地北	(201)
狼狈的抢镜头	(205)
畅游长江	(208)
访苏联事	(212)

告别中南海·····	(217)
第十六章 徐肖冰：追随摄影机飞翔 ·····	(221)
青春万岁·····	(221)
追随摄影机飞翔·····	(223)
爱在西双版纳·····	(225)
第十七章 侯波 徐肖冰：千古情怀 ·····	(228)
古道热肠朱老总·····	(228)
仗义执言彭老总·····	(232)
款款大度周总理·····	(235)
温文尔雅刘主席·····	(238)
不苟言笑彭市长·····	(241)
忠心耿耿罗部长·····	(243)
无微不至杨主任·····	(245)
第十八章 徐肖冰：劫难与悲哀 ·····	(247)
救救新闻电影·····	(247)
在社会主义学院·····	(250)
周总理的问候·····	(253)
抄家·····	(254)
第十九章 侯波：国母——宋庆龄 ·····	(256)
慈祥的问候·····	(256)
慈母情怀·····	(259)
特殊旅程·····	(261)
美丽的石竹花·····	(264)

最后的诀别·····	(267)
第二十章 徐肖冰：在死亡的边缘·····	(268)
两只蝙蝠和一条鱼·····	(268)
周总理给我定论·····	(271)
在死亡的边缘·····	(272)
第二十一章 侯波：异邦“亲缘”·····	(275)
胡志明的“干女儿”·····	(275)
陪金日成划船·····	(279)
第二十二章 侯波：爱的光芒·····	(281)
江青点了我的名·····	(281)
分别·····	(284)
伟大的乡情·····	(286)
爱情的抚慰·····	(289)
艰难的平反·····	(291)
第二十三章 侯波 徐肖冰：“昆仑山”上高峰·····	(295)
重归摄影·····	(295)
“昆仑山”上高峰·····	(297)
从老牛弯出发·····	(300)
江南寻旧·····	(301)
第二十四章 侯波 徐肖冰：摄影的灵魂·····	(303)

第一章

侯波：爷爷的桑葚和奶奶的银元

爷爷的桑葚染红了我的童年，姑姑的教鞭教我认识了自己的名字，父亲的死让我明白了人间的不平，妈妈的血让我懂得了人间的悲凉，奶奶的银元把我带上了中条山。

落户夏县

还是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一个青年人从河南的信阳出发，无目的地往西北行走。他不知道哪里能让他活下去，在信阳活不下去了才出来。他的目标很小，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可以，可是这样的目标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他听说北边比南边富，他就往北走，他甚至不知道北边有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更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安家立业，只要有一口饭吃，他就可以走下去。

青年人不笨，虽然长得瘦弱，但很机灵，很精神，大大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不愿向命运低头的目光。他并不是一无所长，会缫丝，能推车，有力气，靠两条长腿，凭一双臂膀，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几样缫丝的工具，走街串巷，打短工，扛长活，只要管饭吃，

工钱有没有都无所谓。从一个小镇到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庄到一个县城，有时能碰上个长活，可在一个地方多呆几天，有时到一个地方，没有一家要做短工，就只好马不停蹄地上路，他不知道下一站会不会有事情做，可是他得往下走。

走出桐柏山区，经过南阳盆地和伏牛山区，他听说黄河的北边比较富裕，有种棉花的地方，还有养蚕的人家，也许缫丝手艺能派上好用场。于是他心一横，把故乡远远地抛在身后，推着独轮车过了黄河。厚厚的黄土，两只布鞋踩上去便尘土飞扬，独轮车也披上一件黄土的外衣，黄河两岸开阔的平原是桐柏山区所没有的，田间长着多种农作物，棉花是重要的一种，银白一片，像是天上云彩，在秋天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刺人的眼。还有桑树，虽然已经是秋天，但桑叶依然绿着，这就意味着蚕还有的可吃，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抽丝了。

青年人看到了希望，脚步格外有力，脸上泛出微笑。他来到一个小镇，一个大户人家见他厚道老实，膀子有力气，把他留下了，住在过道旁边的一间小屋里。青年人给主人家做很多活，轻重不分，昼夜不分。缫丝，纺线，无所不通，主人家很是喜欢。不觉一个冬天过去了，一天，主人家对青年人说，小伙子想不想在这里成家立业？想的话，我给你介绍个媳妇，你可以靠你的手艺挣下一份家业。

青年人脸红红地说，想是想，可是谁愿意跟我这样一个穷光棍呢？

几天之后，主人家来了父女俩，从穿戴打扮看就知道是庄户人家，但女子长得清秀文静。主人家让父亲看过青年人，也让青年人看过女子，双方满意，于是定下了一门亲事。青年人在这苦干了两年，挣下了些家产，盖上了两间房子，把女子娶了过来，过上了小日子。

这个青年人就是我爷爷，那女子就是我奶奶。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夏县，是山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城。夏县地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的交界处，地产丰富，交通也还便利，商业气息较浓。我爷爷和我奶奶勤俭持家，不几年生下了我爸爸，又生下了我姑姑和叔叔。爷爷带着爸爸干活，很努力，爸爸二十岁上娶上了我妈妈，到1924年的时候，我作为爷爷的长孙女出生了，这让我爷爷很高兴了一阵子。那时我不叫侯波，叫阎千金。女孩嘛，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就是一千金。

跟姑姑念书

爷爷和奶奶靠自己的双手把家治理得很像个样子，虽然没有多余的钱财，吃饭穿衣是不成问题的。爷爷的缫丝手艺在四里八乡越来越有名，活儿不断，奶奶的线也纺得很好，不光能够够自家用的，还能卖点钱来支持家用。爷爷在路边和院子里种了几棵桑树，每到春天，桑树绿叶浓郁，成了蚕的佳肴，夏天，桑葚又成了孩子们的美味。我小的时候很腼腆，胆子小，个子长得矮矮的，不敢爬树。我爷爷喜欢我，就把桑葚摘下来给我吃。后来我又有了三个弟弟，但爷爷最疼的还是我。

爷爷没有念过书，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而且我爷爷没有男尊女卑的偏见，他不光让我爸爸上学，还让我姑姑也上学。他希望他的子女不要像他那样没有文化，只要子女有本事，能上成学，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供养。

（徐肖冰插话说：我后来也听说过她爷爷的一些事情。当地的老人还都记得，她爷爷是一个很温和、很厚道的人，对女孩子没有偏见。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现在有些农村不还是重男轻女吗？她爷爷不让女孩子们裹脚，还主张女孩子们上学，所

以她姑姑才有了出息。)

我爸爸脑袋笨,没上成学。我姑姑天生聪明,又肯用功,一直念到运城师范(运城是我们的地区城市,那是当时我知道的最大的城市,最远的地方),成了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后来师范毕业,就到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她是我爷爷的一大骄傲。那时我已经六七岁了,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我爷爷就让我跟着我姑姑去念书,一面可以与我姑姑做伴。姑姑所在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三十多里地,学校老师不多,姑姑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也没法回家,就在学校里一个人做饭吃。她对我很好,生活上很照顾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吃,有时还会到街上买点点心之类的款待我。

姑姑很爱看书,那时候没有电,一到晚上,姑姑就坐在书桌旁,点着煤油灯看书。我那时刚上小学,姑姑也让我坐在她的旁边看书或者写字。姑姑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她还是用那种老的办法教学生,让学生背书,也让我背,要是我背不出来,她就打我。她有一根教鞭,在课堂上对别的学生不常用,但下了课对我却是用过的。我本来就胆小,脑子不聪明,对背书没有一点兴趣,挨姑姑的打是免不了的,所以我很怕姑姑。现在想起来很是惭愧,书没有念好,辜负了姑姑对我的教育和希望。

姑姑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后来就成了我的姑父,他们一同去了运城,两个人都做教师。我姑父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我姑姑很好,对我们家也很好,很有学问。可惜因为我姑姑去世得早,与我们家没有保持很长的联系。

姑姑一去运城,我就不能再在那个小学里念书了,爷爷就把我送到夏县的女子小学念高小。那时的女子小学很简陋,只有几个班,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在上学,像我这种穷人家的孩子很少,幸亏是我爷爷开明我才能去上学。在学校里我很拘谨,人家都是富人子弟,吃的穿的都比我好得多,我不敢在这方面跟人

家比，就想把书念好，可是因为脑子不开窍，学习成绩也不好。那时候我们开过描红课，就是写毛笔字，我的手小，那么大的毛笔拿不好，字也就写不好。还开过历史和地理课，我对这些课没有兴趣。语文课有一些意思，但我的成绩也一般。那时有一个老师叫阎兰君，是我还能记起的一个老师，后来她也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我在延安见过她。

那时我们家住在离县城不远的三条巷，爷爷对我上学特别关心，冬天的时候天还不亮就要起床往学校赶，我爷爷就常常起来送我。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条河，河水已经干了，走在河床上，是松软的沙土，还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很亮，有时还能见到早起拾粪的人。我爷爷一般是把我送到城门下，城门一开，我进去，他就回去了。

爷爷真是疼我。我上学的时候白天就很少在家，夏天他会把桑葚从树上摘下来给我留着，等我放学回来吃。抽完丝的蚕蛹是好东西，我爷爷也煮好了给我留着。有时怕我的弟弟们和我抢，还得藏起来。我放了学回家，有时还能再翻一翻书，但大部分时间要照顾我的弟弟们。我身材小，有时抱不动弟弟，不小心也会摔跤，伤着弟弟，我妈妈就会打我。可是我爷爷从来不打我。

我进城上学总是提心吊胆的，我小时候就是那种胆小的性格。那时候的夏县是一个小城镇，街道两边是一些小杂货铺。有一次我往学校赶，正巧一家商店的门板落下来，砸在了我的头上，血直流。我用手捂着头，不敢声张，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老师一看我满脸是血，问明了情况，就带我来找那家商店，商店的老板承认了，带我到医院去包扎伤口，好了以后留下了一个大伤疤。

（说到这里侯波就拨开头发让笔录者看伤疤，确实是一个大伤疤，就在脑门的右上方。徐肖冰也凑过去看，说：“这儿还有这

么大的一块伤疤，我还不知道呢。”侯波说：“我没给你说过，你怎么知道？”徐肖冰呶了呶嘴，唏嘘了一番。）

厄运接踵而至

我父亲不像我爷爷那么心性平和，脾气太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非常义气。但也因此吃了很多苦。我爷爷劝过他，可是山易改，性难移，他就是那种性格，怎么也改不了。我上了女子小学以后，他还是那么风风火火的。

由于军阀混战，山西的经济发展受到直接影响，我爷爷的缫丝生意不景气，生产出来的丝有时卖不出去，我奶奶纺的线即使有人来收购也是便宜得可怜，为了生计，我爷爷托人求情给我父亲找到一个矿上的工作，在太原，离家远了点，可是总觉得能挣点钱补贴家用，于是父亲背井离乡，到太原去出苦力了。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临近春节的时候，许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来了。我们家也盼着父亲能快回来，我和三个弟弟还盼着父亲能给我们带回来一点好吃的，我奶奶因为想念父亲，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了，眼睛都哭肿了，爷爷也是非常着急，多方打探消息。

过了几天，终于有一个同乡捎来了口信，说父亲已经死了好长时间了，死在了路上。

晴天霹雳！

原来我父亲在矿上工作的时候与矿上的资本家产生了矛盾。工友们的工资长期被拖欠，多次与资本家交涉没有结果，我父亲就联合工友们与资本家进行了斗争，一度罢过工，还要到政府去告资本家。这样就大大地惹恼了资本家，动用了打手对付工友们，还请过当地的警察。我父亲想缓和一下矛盾，就想先回家

来再说，可是就在回家的路上，资本家派人把我父亲暗害了。

我爷爷非常气愤，想去告发资本家。可是太原远在数百里之外，又加上人心凶险，告也是肯定告不赢的，我们全家只好在一片哭声中咽下了这口气。我记不太清楚当时的情景了，好像是我爷爷去找了父亲的尸首，也没法运回来，就埋在了当地。后来日本人一来，连坟也扒了，我们家再也没有人去过那里。

这只是我们家厄运的开始。

我姑姑与姑父在运城共同教书，本来算是不错的了，可是就在我姑姑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我姑姑得了产后风，没有抢救过来，时间不长去世了，孩子活不了长时间也夭折了。姑姑死后，姑父还不断到我们家来过，有时会给我们家带点钱或其他东西。时间长了也就不来了，毕竟没有我姑姑了。

两桩意想不到的灾难对我爷爷是致命的打击。本来他身体很硬朗，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干很多活，可是自从父亲和姑姑先后死去，爷爷的身体很快垮了。极度的悲伤不仅击垮了他的意志，也把他的身体摧残了，连起码的生活都不能料理了，大脑也出现了痴呆，不久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饭也吃不下去。我奶奶每天照顾爷爷，可是爷爷已经是人事不省了。

那时候我还在女子小学上学，一天我放学回家，刚进门就听见隐隐的哭声，我马上感到气氛不对，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走进堂屋，还去找东西吃。母亲正哭得很伤心，看见我不懂事的样子，就很生气地训我道：你爷爷死了，还不快去给你爷爷磕头！

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一下子跪倒在爷爷床前。我知道爷爷再也不会把桑葚摘好了给我留着了，也不会把蚕蛹煮好了等我放学回来吃了，爷爷的眼睛再也不会睁开了，他甚至没有在前看上我一眼。我哭了，我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什么是死，明白了

人生的意义，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

家境一下子衰落了，过去的小康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爷爷的死让奶奶感到了死的威胁，不久奶奶的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就只有我母亲了。本来母亲就已经操劳过度，再加上连续的变故，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很快病倒了。没有钱请医生，母亲实在难受得不行，奶奶就用针给母亲放血。母亲淌出来的血都是黑色的。这时我的一个姨妈来看我们，给我们带来一点吃的。她与母亲很要好，可是已经救不了母亲的命了。母亲临死前还对我说，帮奶奶洗洗衣服，照顾好三个弟弟。说完母亲就咽了气……

（侯波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浸湿了她的双眼，她抽咽着，掏出手帕擦眼泪。徐肖冰补充说：“爷爷死的时候家里还能找到几块木板钉一口棺材，母亲死的时候家里就连这么几块木板也找不出来了，只用一张破席子把母亲的尸体包起来。送葬的时候村里的人见到这个惨状，没有一个不落泪的，都说这家人家本分老实，从来不惹事生非，老天爷怎么偏偏与他们过不去呢？”）

命运把我逼上中条山

母亲去世以后，家里就只剩下奶奶、三个弟弟和一个只比我大两岁的叔叔，算得上是老的老小的小了。奶奶的眼睛一点也看不见东西，可是她还是没日没夜地坐在纺车前，不停地织啊织啊，织好了布换点钱买粮糊我们的口。我正好也高小毕业了，人家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继续上中学，而我只好回家，帮助奶奶艰难度日。

我当时只有 13 岁，虽然想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可是我的

肩膀太嫩了，我不知道世道的艰险，只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春天来了，就到田里去挖野菜。我们自己家里没有地，只好到人家的麦地里去挖，只要不损坏人家的麦子，人家还是允许的。一到割麦子的时候，麦地里会剩下麦穗，我就到人家的麦地里去捡麦穗。有时是我一个人，有时我还带着弟弟。没有鞋子穿，光着脚，锋利的麦茬多次把脚扎破，鲜血直流。

即使这样，我们家仍然吃不饱饭，经常饿得饥肠咕咕。奶奶不断地坐在纺车前长吁短叹，我也就陪着奶奶流眼泪。

这时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太原了，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大家都是人心惶惶。我们还不断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真是太可怕了。

一天早晨，我在女子小学的一个同学突然跑来通知我到村外的庙里去集合，说是有些事情商量。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到了以后，发现大部分都是我们女子小学的同学。一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女同学，大概是姓贾，对我们说，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这样等死，不能做亡国奴，咱们应该起来，与鬼子战斗。我们都不怎么懂，只是听她说，中条山上的游击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活动，咱们应该去找他们，为抗日出力，要不等日本鬼子一打过来，我们就只有等死了。

于是我们一伙人约好去中条山。贾同志说她已经与中条山上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只要我们去，中条山上有人下来接我们。

我还拿不定主意，回到家里跟奶奶商量。奶奶二话没说，摸索着从柜子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地揭开，里面是四块银元。我不明白奶奶什么时候存下的这四块银元，说不定是奶奶一生的积蓄。奶奶把银元塞到我手里，对我说，孩子，以后的路就得靠你自己走了，我不中用了，你的弟弟们还小，你跟大家伙一块